

日本人民对东北事件公论

卷頭語

(一)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在徬徨歧路中，還希望着世界爲維護正義和平計，代中國說幾句公道話，但是這幾個月來的經過，一鼻孔出氣的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也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屈服了。甚至連歐美各國的輿論，大多數也不能仗義執言，對於暴日作一有力的正當公平的裁判。

(二)其實，第三者說的話，未始不夾雜着他們爲自己立場或爲自己利益的片斷，即使有許多公論，也不能折服對方的暴舉。所以我們嘗把日本的言論來加以檢視，從這裏可以發見日本對華侵略的種種步驟，可以發見日本人民對其本國的正當態度，而且從日本人的自己批評，比較我們的情感，在激昂中的情感的判斷，也必定清楚得多了。

(三)不幸得很，一般的日本資本主義走狗以及政府軍閥等的御用雜誌報紙等一切言論機關，

已被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所朦朧，都在狂吠着而且慶賀着侵略政策的成功。即偶而有幾種自由主義及反帝國主義的主持正義的言論機關，說幾句公道話，不是被其全部禁止發行，便將中間重要的文字，概行抹去——自十一月以後，甚至連極平常的正當的批評，也一律禁止了。

(一)這裏所收的十幾篇，有許多是未經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政府機關的檢查，故還能保存其本來的真面目。雖有幾篇，曾被抹殺幾段，也曾設法補充，或加以更正。在這裏可以代表日本的學者，自由主義者，勞動者，反帝國主義者的幾種公正的議論。如第一，十一，十二各篇，都是無產階級與反帝國主義者的意見，是最痛快最徹底值得我們無限的敬意的。

(二)上海世界語學會，給我們的『幾個正直日本人的忠實話』令人讀了非常的感動，雖然不是什麼長篇大文。據該會報告，發出的信件有二千多封，正式回答的不過十封，而半數又是擁扶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的。這裏，便可知日本人的心！但我們得把這幾封收在這集子裏，就更感到了珍貴了。

(三)第三篇似乎很溫和，但他是中央公論的卷頭語，把他採入了。第四五六等三篇，說明日帝國

主義國內的不安，在滿蒙的地位，及針對列強對華態度立論，實爲明瞭此次事變的重要知識。第九篇說明日本汎繫主義的發展與幣原外交的屈服。第七八兩篇，曾載上海申報，亦頗爲國人所傳誦，惟未加改譯，儘這樣收編了。

(二)再，本書每篇篇首，都有很簡單的提要，使讀者於未讀以先，可以明瞭全篇的大意，雖然過於單簡，未能把其中的總的意見，完全介紹出來。

(三)最後，本書的出版，應該感謝胡愈之先生介紹世界語學會的通訊，吳頤皋侯厚培兩先生的允在黎明出版。

編者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目次

卷頭語

一、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	一
二、幾個正直的日本人的忠實話·····	四四
三、關於滿蒙問題的反省·····	四九
四、東三省與日本帝國主義·····	五二
五、列強在滿蒙的經濟競爭·····	六三
六、東北事變與列國的對華政策·····	八〇
七、滿洲問題之國際化·····	一一三
八、滿洲事變與國際聯盟·····	一二二

目 錄

九、強行軍部與幣原外交·····	一二八
十、挑戰者——日本·····	一四一
十一、擊退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侵略·····	一四五
十二、滿蒙侵略絕對反對·····	一四九

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

池田一郎

本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源源本本，詳盡無遺。說明日本侵略滿洲，不僅爲經濟的，且有政治的及軍事的作用。一方使滿蒙的完全殖民地化，一方且爲防止蘇俄及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東省本來已早在其掌握之中，描寫得淋漓盡致。指摘所謂權益，生命線以及懸案的黑幕，觀察滿蒙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地位，批評得尤爲痛快。真是不厭百回讀的快著！

一 序言

日本陸軍的某聯隊從飛行機上分散了向民衆申訴的傳單，說：

『覺醒國防擁護權益！』

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滿洲的陰謀

自從分散了這種傳單之後不多幾日，日本兵便攻擊滿州，屠殺了許多的中國民衆。

第一使我們疑問的，這次戰爭的挑戰者是那個？當然，我們知道挑戰者是日本，可是在日本之內，挑戰者究竟是那一個階級呢？

最簡單明瞭地容易知道的，就是這一次戰爭不是日本的勞動者農民所希望而開始。不論那兒的農民組合（農民協會），不論那兒的勞動組合（工會），不論什麼工場的工人，都不曾提議過對滿州打仗。不論你踏破了鐵鞋，這樣的工人是一個也找不到的。

可是，被拉去打仗的兵士，大部分不都是勞動者和農民出身的嗎？同時，担负軍費的，不都是納稅的工人和農民嗎？啊，對於這種戰爭的真相，我們非明白地知道不可。我們並不希望，可是打仗却和我們工農有了深切的利害關係。這種關係究竟怎樣，我們在此非研究不可。

在戰爭勃發之前很久，從去年年底，各種報紙上已經反覆地登載了在滿洲的日本人權益被中國蔑視而瀕于危險的報道。這是真的嗎？這種所謂權益是什麼？這種權益和工農自身有什麼關係？

據說，這次戰爭的原因，是爲着擁護這種的權益。那麼，從日本工農大衆的立場着想，這種戰爭究

竟是有好處的呢？還是相反的呢？有害處的呢？我想，這一點大家都是想知道的。

尤其，這一次戰爭，不會簡單地終了。這次戰爭，快要擴大到非動員全國國民不可一般的世界大戰。因為這次戰爭，從來的日美關係將會變成更加急迫，現在，可以說是日美戰爭在什麼時候都有勃發的危險。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就是這次主張打仗的日本資本家地主政府，還在進行着對在滿州隣接的蘇維埃俄國的挑戰。

諸位在滿州戰爭開始的時候，不是常在報上看見什麼哈爾濱日本人危險一般的話嗎？哈爾濱是在中國和蘇聯合辦的中東鐵路沿線的一個重要的城市。那兒有許多蘇聯人，日本人和蘇聯的領事館。可是這樣地報告的當時，哈爾濱實際上並沒有任何的危險。

不過在報紙上，這樣的『危險』確是宣傳得非常的利害。這究竟爲着什麼？這全是日本軍閥捏造出來的新聞，也就表示了他們企圖一鼓作氣地和蘇聯衝突的決心。因為軍閥們早已計畫了哈爾濱的奪取，所以事先非得先做一點可以當作口實的宣傳不可。

但是，蘇聯政府的和平政策，他們偉大的實力和各國無產階級的強力的擁護，使日本一時的中止了對蘇聯的獨力的挑戰。可是列強——尤其是日本的對蘇聯的挑戰，並不會絲毫的下火，完全反對，他們先要占領了滿州，方才能夠將他們的野心整個的對付西伯利亞和蘇聯。

我們可以有力地斷言：——

這種日本資本家地主政府的對蘇聯的攻擊，在工農大眾的經濟上政治上一定要招致非常的危險！

在諸位的生活前面，現在就等待着這樣的危險。所謂滿州問題，不僅資產階級，在我們勞動者農民，也是目前最重大的問題。

我們應該知道這事件的真相，知道了之後，才能和這種危險爭鬥，而使這種危險轉變成勝利的烽火。

二 滿州特殊權益是什麼

滿州的特殊權益是什麼？第一就該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掌握滿州政權的支配者是誰？從前是誰？現在是誰？』

對於這種質問，怕沒有人再回答現在的支配者是張學良了吧。自從九月十八的戰爭之後，無疑的奉天軍人張學良已經完全的喪失了他的支配權了。

可是，在九月戰爭之前，滿州的真真的支配者也不是張學良和其他的中國人。

你們知道嗎？在滿洲，日本駐屯了和所謂滿洲王的張學良的軍隊不能比擬一般優勢的軍隊。滿洲軍事上的支配權，實質上早已不掌握在張學良而掌握在日本軍閥的手裏了。

九月十八日的日本兵的軍事行動，完全的說明了這樣的真相。不到一晝夜工夫，日本兵差不多已經占領了滿洲的全體。而且，從內地並不會開拔軍隊。要解決滿洲軍隊，經常駐在滿洲的關東軍已經充分勝任的了。

對於這種真相，我們應該怎樣觀察？

當然，除出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之外，誰也不去歡喜這種日本軍的『勇敢』。對於擁護工農利

益的革命軍的勝利，我們才真的感到欣喜，對於爲着維持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利益而戰爭的軍隊的勝利，我們是祇會對他們吐一口輕蔑的唾沫的。看吧！日本軍屠殺了多數無罪的中國平民，死傷了幾十個日本的兵士。這是什麼「名譽的」戰死啊？

那麼，從這種日本軍的勝利，我們可以知道些什麼？

不是別的，而祇是滿洲真真支配者從來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這件事實。和朝鮮台灣相仿，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殖民地支配着強大的權力。換句話講，平常不斷地榨取和彈壓我們的日本資本家階級，在滿洲也早已擴大了他們的魔手，壓迫着幾千萬的滿洲的工人農民，而使滿洲的土地變成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可以不必重複地講，在滿洲的四萬日本軍隊掌握着滿洲實權，並不在這次事變之後。這種實力和實權，已經掌權得很久。這就是在滿洲日本資本營業的前驅。

祇是在九月「戰爭」之前，日本軍並不怎樣露面。在表面，還是擁有三十萬軍隊的滿洲當局。這種滿洲軍實際上和南京政府沒有隸屬的關係。他們一方面聽從着日本的支配，他方面擁護着滿洲土

着資本家的利益。對於這種軍隊的性能，在『中國問題講話』上說：

『這種軍隊的職分，以其說是保護滿洲土着地主及資本家的利益，不如說是擁護着日本的「特殊地位」……從張作霖以來，日本供給了許多武器，張學良執政之後，還從日本購買許多的飛機。最有趣的，就是這些飛機，都隨附着日本的現任軍官。當然，這種事實並不限于飛行機一部。從二十一條以來，條約上規定了滿洲軍非用日本軍人的顧問不可。因此，以「戰爭技師」有名于全世界的日本陸軍軍人，很多現任的派遣在滿洲軍隊裏面。這些顧問在滿洲軍服從日本帝國主義而維持日本特權的那種條件之下，對滿洲軍給與軍事上的指導，一旦滿洲軍有了和上述條件反對的時候，他們便要連帶武器地復歸日本。事實上，祇要日本的軍事指導者歸國，張學良便會喪失了支配滿洲的力量。換句話，滿洲軍事勢力的鎖鑰，完全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上述書第二五八頁）

這兒，可以不必再加贅累的說明，因為事實已經替我們說得非常的清楚。可是所謂軍事權力，決不是本身的地單獨。一定的軍隊，都有他各別的階級的基礎……所以滿洲軍事上的支配，決不會忘

却了他們的主人。這個主人，就是指揮着經濟和現代社會的『資本』。那麼，日本的『資本』如何的支配了滿洲呢？以下應該簡單地說明一下。

最容易明白的實例，就是在滿洲全鐵路裏面，日本資本的鐵路完全的占有了支配的地位。就是在滿洲全鐵路中間，日本公然經營的和名目上中日合辦而實際上日本支配的鐵路合計起來，占有滿洲鐵道全哩數的百分之三十八強。此外，蘇聯與中國合辦的中東鐵路占有百分之二十八強。滿洲土着資本的鐵路，祇有百分之三十二。而實際勢力，還不到這百分之三十二的。

因為，成為滿洲經濟中心地的都市，差不多全以南滿洲鐵路為中心，中國土着資本鐵路，決不能侵入這種中心勢力之內。現在滿洲物品，差不多全由大連輸出，其他，還沒有有力的海港。所以，重要輸出品實際上都非經過滿鐵的輸送不可。現在的中國鐵路，實際上祇不過是替日本鐵路貫輸養分的支線罷了。

日本用這種鐵路的獨占和資本的勢力，支配了滿洲的物價，左右了滿洲的經濟。如此，在鐵路上，日本的支配地位，就形成了在滿洲的，日本的政治經濟支配之動脈，而遂行着強大的任務。

指揮着所謂鐵路支配這種動脈的日本權力之實體，就是在滿的巨大的日本資本在滿洲投資了的十四萬萬日金以上的日本資本，我們很可以想像他具有如何利害的力量。將這種資本大概的比擬一下，我們可以知道：在日本資本主義裏面最大的金融資本，被叫做三井王國的三井一族資本總數，共計七萬萬圓日金，在滿洲的日本資本，最少也有三井金融資本的一倍。滿洲中國人資本的不能和他抵抗，這是非常該當的事情。這的確可以支配滿洲。美國資本，在滿洲祇有一萬萬圓光景。

而且，這種十四萬萬圓的數字，這是根據着滿鐵的調查。最近朝日新聞所載，日本資本總額已經超過十五萬萬圓了。（九月二十三日）

這種巨額的資本侵進了滿州的銀行鑛山，而掌握了滿州最主要的實權。滿洲產煤額的百分之八十，全從日本資本經營的撫順炭田和本溪河炭田採掘出來。鐵生產的每年二十九萬噸，全部掌在日本人手裏。此外，在滿州發電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三、五，全在日本資本的支配下面。這些勢力合併起來，鞏固着日本的支配的地位，現在，連滿洲農產物的價格，也全由日本資本左右的了。

因此，多數滿州的地主，勢所必然的非成為日本人的走狗不可。還有，在中國人和日本人買賣之

間，還介在着一種擄取中間利益的中國人買辦。買辦當然要有相當的資本，因此這種買辦的大半都是滿州的地主。

以買辦和中國地主爲基礎，而在日本援助之下掌握政權的，就是張作霖以來的滿州軍閥。日本的資本家們握住了滿州產業的根幹，不斷的吸吮着滿州工農大衆的膏血，在這種擄取中間，中國地主軍閥得到一點餘瀝，而漸次的肥胖起來。

這，就是日俄戰爭以來數十年間日本帝國主義支配滿州的經緯。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所謂『日本特殊權益』的實體。

就是，資產階級們所說的『滿州權益』和『日本的特殊權利』，從勞動者農民的正當的立場看來，正說明了滿州的決定的支配權掌握在帝國主義日本的手裏。也就是說明了日本的資本在滿州確占着支配的地位。更正確的講，滿州，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

我們說，滿州是日本的半殖民地，換言之，滿州的決定的支配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滿州還不是和台灣朝鮮同樣是完全的殖民地。在此，就是理解今日的滿州問題的關鍵。

在台灣朝鮮，日本也曾出了許多次數的兵。出兵的對方，老是革命的民衆。老是決定的和日本帝國主義反抗的大衆的勢力。朝鮮有名的萬歲事件，台灣霧社的暴動事件，都是這樣的適例。

可是這次出兵的直接的對手，都是早已操縱在日本掌握之下的張學良的軍隊。張學良經過了那樣的創痛之後，還是命令部下不要抵抗，甚至于禁止了北平一帶的反日運動。被打被踢之後還是不能忘記自己走狗身分的，就是現在的東三省的軍人。

那麼，日本爲什麼要和這樣的對手開仗呢？那麼我們祇能回答，日本要將這種「半殖民地」成爲他的『全殖民地』啊！

這樣問題的大體已經可以明瞭。所謂半殖民地，就是說土着勢力還有相當的獨立性。

譬如說，張學良是滿州第一個大地主。他有自己的銀行，自己開的工廠。老實說，他是強烈地帶有封建特徵的小金融資本家，他是殖民地型的地主兼金融資本家。當然，這種權力還是不能和日本比較一般的微弱。可是他有自己的廣大的土地，他能直接的支配着廣大的勞苦的羣衆。就是說，在滿州，這種土着資本雖則勢力不大，可是他還是維持着獨立的勢力。